獨醒雜志/卷九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獨醒雜志

◀上一卷

卷九

下一卷▶

建炎末，呂丞相頤浩以勤王復辟之功進登相位，嘗在中書怒一堂吏，命去其巾幘，吏對祖宗以來，宰相無去堂吏巾幘法。公曰：「去堂吏巾幘，當自我始。」吏不能對。

苗劉之變，張魏公自平江興兵討賊，二人懼甚，朱丞相勝非因說之曰：「兵至，則不必戰，戰而不勝則汝危矣。不若先次復辟以贖罪。」故魏公兵及境而復辟。初，魏公之起兵也，先遣士人馮轔入奏，因以好詞諭二人，欲款其謀。轔與二人之幕客馬柔吉相善，因令宿於柔吉之所，以覘軍情。轔至而事略定，勝非因奏補轔京官，除郎中。其後乃謂人曰：「轔，蜀人，德遠遣之來，不過欲成就之耳。」似未知魏公之意也。

紹興講解既成，上自執政大臣，下至臺諫侍從，以為非是者稍稍引去，於是登顯位，據要途者，皆阿附時宰以為悅。外之監司、郡守，或傾陷正人以希進。流入，逐客之落南者，其跡益危。潮守則劾奏趙丞相，湖南帥則陰中張魏公，儋耳則睥睨李大參，春陵則誣治王樞密，其他紛紛，不可勝數。

蔡元長為相日，置講議司官吏數百人，俸給優異，費用不貲。一日，集僚屬會議，因留飲，命作蟹黃饅頭。飲罷，吏略計其費，饅頭一味為錢一千三百餘緡。又嘗有客集其家，酒酣，京顧庫吏曰：「取江西官員所送咸豉來。」吏以十瓶進。分食之，乃黃雀肫也。

元長問尚有幾何，吏對以猶余八十有奇。

龍德宮出辛，童貫自太原竄歸，時廷議欲請淵聖親征，命貫留守。貫聞之，心不自安，乃將勝捷軍三千餘人追從龍德之駕。繼而朝廷論貫不告而逃，及首禍罪惡，請誅之。而貫在外領兵以扈從為名，恐復生事，遂詔聶山為江淮發運使，密圖其事。山既陛辭，將出國門，左丞李綱言於上曰：「貫之罪惡雖已著明，然今在上皇左右，投鼠不可不忌器，若欲誅斥，明出一詔書足矣，何用詭秘如此。」上深然之，遂貶貫池陽，繼有嶺南之命。

范公宗尹廷對訐直，人所難言，紹興以來，鄙夫賤隸猶能誦之。淵聖在東宮時知其名，及即位，遂以兵部侍郎召。宗尹既立朝，首論崇寧以來上下欺罔，復論蔡京、童貫、朱勔等罪惡，物望太聳。及金人犯闕，耿南仲主和義，宗尹力附其說。時廷臣有進言金不可和者，宗尹在殿上厲聲叱曰：「朝廷大論已定，小臣不敢有異論。」議者始非之。

建炎中，宗尹以盛年執政，裂江北之地，或五七郡，或三四郡，使數大將鎮撫之。又於沿江易置帥藩，創立安撫大使，但約每帥相去七百里，不問形勢如何，雖池州僻陋小邦，亦置江東大帥。其後，李成以蘄、黃、舒、光四州叛，乃鎮撫之人也。

余居之西背驛道，有地曰金牛驛，意古之郵亭也。驛旁有長沙王墓，遠望如邱阜。故老相傳曰：「此漢長沙王墓也。」長沙王在漢固多，特未知其為誰。余遊贛，聞有金精山者，始因吳芮將兵征南越尉陀，聞此山有美玉。鑿石求之，遂通山路。或者吳芮嘗至江西，而史不及也，此墓恐芮軍所營爾。建炎叛卒嘗發之，劚地尋丈見石槨，皆錮以鐵，卒不能啟。其下有飲酒湖，地窪以深，可坐百人，俗傳為奠酹成池。若非軍旅中，恐不能如是也。

北苑產茶有四十六所，廣袤三十餘里，分內外園。江南李氏初置使，本朝丁晉公行漕事，始制龍鳳團以進，然歲不過四十餅。慶曆中，蔡端明為漕，復有增益。元豐中，神宗有旨造密雲龍，其品又高於小龍團。今歲貢三等十有二綱，四萬九千餘銙。

贛之雩都尉，廳後舊有灌嬰廟，臨其池上。廟毀，往往瓴甓墮池中。歲年不可計矣，因刀鑷工，取半瓦為礪石。人見而異之，遂求其瓦為硯，於是有灌瓦之名。求者既多，今罕得全瓦。好事者以銅雀瓦不復有，亦謾蓄之。

南粵俗尚蠱毒詛咒，可以殺人，亦可以救人，以之殺人而不中者，或至自斃。往有客遊

南中，暑行憩林下，見一青蛇長二尺許，戲以杖擊之，蛇即逝去。旋覺體中不佳，夜宿於逆旅，主人怪問曰：「君何從有毒氣在面也？」客惘然不能對。主人曰：「試語今日所見。」客告之故。主人曰：「是所謂報冤蛇，人有觸之，不遠百里襲跡而至，必噬人之心乃已，此蛇今夕當至。」客懼求救，主人許諾，即出龕中所供一竹筒，祝之，以授客曰：「不必省，第置枕旁，通夕張燈屍寢以俟，聞聲即啟之。」客如戒。夜分，有聲在屋瓦間，俄有物墮幾上，筒中亦窣窣響應，舉之，乃蜈蚣，長尺許，盤跚而出，繞客之身三匝，徑至幾上，有頃，復歸筒中。即覺體力醒然。逮旦視之，則前所見蛇斃焉。始信主人之不妄，重謝而去。又一客，亦以暮夜投宿，舍翁與其子睥睨客所攜，客疑之，乃物色翁所為。覘見其父子出獼猴繪像，禱之甚謹。乃戒仆終夕不寐，仗劍以伺。已乃有推戶而入者，即一獼猴，人身而長，揮劍逐之，逡巡失去。有頃，聞哭聲，則舍翁之子死矣。陳忠肅公居南康日，一夕急夢中得六言絕句，云：「靜坐一川煙雨，未辯雷音起處。夜深風作輕寒，清曉月明歸去。」既覺，語其子弟，且令記之。次年，徙居山陽，見歷日於壁間，忽點頭曰：「此其時矣。」以筆點清明日，曰：「是日佳也。」人莫知何謂，乃以其年清明日卒。劉寬夫僩，丞相沆之孫也。崇觀中，為次對。靖炎間，廢罷。嘗得旨敘夏秘閣修撰，臣僚論列，以為其所歷差遣，則為大晟府按協聲律及提舉道篆院管幹文字。其所轉官，則緣按樂精熟，及修道篆院，與管幹明節皇后園陵。其所賜帶，則因撰《祥應記》。其所被遣，則以臣僚論其交結附會。寬夫由是終身不復職名。

宣和甲辰，廷試進士，以氣數為問。周表卿執羔素通此學，對策極該博，自謂當魁多士。或告之沈元用從貂珰假籌布算，而後答問。表卿驚曰：「果爾，吾當少遜之矣，然亦不在他人下也。」翌日，臚唱，元用居第一，表卿次之。

泗州浮屠下有僧伽像，徽宗時，改僧為德士，僧皆頂冠，泗州太守亦令以冠加於像上。忽天地晦冥，風雨驟至，冠裂為兩，飛墜於門外，舉城驚怖，莫知所為。守遽詣拜曰：「僧伽有神，吾不敢強。」遂止。

徽宗時，邊事大興，程鄰於西廣置隆、兌二州，又置大觀州，湖北又置靖州，建官分職，與內地等，費不可勝計。靖州初無賦入，歲於湖廣撥錢七八萬以養官兵，有損無益。紹興中，朱子發內翰，嘗奏欲廢為一縣，以禦邊僥。上頗許之，且曰：「前朝開拓土疆，似此等處，尤為無益，首議之臣深為可罪。」既而事亦寢而不行。鄉人李秀實嘗守是郡，為余言州雖無益於朝廷，然屯駐重兵，非假之事權，則不足以鎮撫。倘並歸辰、沅，一州而置軍使則亦足矣。維揚后土廟，有花潔白而香，號為瓊花。宣和間，起花石綱，因取至御苑，逾年不花，乃杖之，遣還其地，花開如故。是殆風氣土地使然，抑果有神司

之耶？

東安一士人善畫，作鼠一軸獻之邑令。令初不知愛，謾縣於壁。旦而過之，軸必墜地，屢懸屢墜，令怪之。黎明物色，軸在地而貓蹲其旁。逮舉軸，則踉蹌逐之。以試群貓，莫不然者。於是始知其畫為逼真。其作《八景圖》，亦殊有幽致。如洞庭秋月則不見月，江天暮雪則不見雪，第狀其清朗苦寒之態耳。若瀟湘夜雨尤難形容，常畫者至作行人張蓋以別之，渠但作漁舟吹火於津渡，以火明仿佛有見，則危亭在岸，連檣在步耳。瀟湘舊有故人亭，往來艤舟其下，故藉此以見也。米元章謂《八景圖》為宋迪得意之筆，意其如此。

吉水元潭觀臨大江上，江中有旋渦，相傳云有舟沒於此，久而不見蹤跡，乃出於豫章吳城山下。以為江有別道，由旋渦而入。晉時有蛟為害，嘗出沒渦中，許旌陽捕逐至其處，旁有巨石，裂而為二，其痕如削，雲是旌陽試劍石。且云：旌陽鑄鐵作蓋覆渦上，今水泛時，其渦乃見。

大觀四年，張天覺商英為相，蔡元長致仕時，忽有偽詔傳布天下，其間謂元長公行狡詐，行跡諂諛，復雲今後州縣有蔡京蹤跡，盡皆削除。有蔡京朋黨，悉皆貶削。陳州守臣以聞。朝廷詔諸路以五百千為賞，捕撰造者，其罪不以赦原。竟不能獲。

張懷素、吳儲、吳侔等謀反事覺，中外縉紳多與交結，而蔡元度與儲、侔之父安詩為僚婿，故元長父子與懷素書問往來尤密。懼其根株牽連，罪且相及，遂諷中丞余深，知開封府林攄曰：「若能使不見累，他日當有以報。」深等會其意。翌日，索中外所與懷素、儲、侔往來書禮，置案上，問獄吏曰：「此何文也？」對曰：「與懷素等交通之書也。」深詬曰：「懷素等罪狀明白，人與往來書問，不過通寒暄耳，豈盡從之反耶。存之徒增案牘。」令悉焚之。事遂不及蔡氏，因之而幸免者甚眾。未幾，攄遷中書侍郎，深左丞。

何執中居相位時，京師童謠曰：「殺了穜蒿割了菜，吃了羔兒荷葉在。」說者謂指童貫、蔡京、高俅三人及執中也。

崇寧二年，鑄大錢，蔡元長建議俾為折十，民間不便之。優人因內宴，為賣漿者，或投一大錢，飲一杯而索償其餘，賣漿者對以方出市，未有錢，可更飲漿，乃連飲至於五六。其人鼓腹曰：「使相公改作折百錢，奈何？」上為之動，法由是改。

又大農告乏時，有獻廩俸減半之議。優人乃為衣冠之士，自冠帶衣裾被身之物輒除其半，眾怪而問之，則曰：「減半。」已則兩足共穿半褲，{輕足}而來前。復問之，則又曰：「減半。」問者乃長嘆曰：「但知減半，豈料難行。」語傳禁中，亦遂罷議。

童貫竄嶺南，言者謂貫奸凶，不宜置之遠地。且其誤國之罪，當正典刑。淵聖以為然，乃命臨察御史張澄乘驛斬之。既出國門，復得御劄三字「速密全」，即晝夜兼行，追至南安驛舍。斬之，函首京師，梟於東市。

邵武人黃南強，字應南，與先君俱調官都下，傾蓋定交。時仲兄侍側，應南與先君齊年。一日，謂先君曰：「初意二君為兄弟，不敢以為父子也。君有子如此，而吾方娶，不已晚乎？」先君後數年棄諸孤，又十餘年而應南來守廬陵，求訪先君，則宰木已拱矣。應南晚得子而康強壽考，及見其成人。因知人患無壽，不患無子也。應南當官持廉，所至見稱云。

車戰之法，既不盡傳於後世。兵車之制，亦不復見於南方。在春秋時，申公巫臣奔吳，教之乘車，教子射禦，則江之南亦可用矣。江鄉有一等車，只輪，兩臂以一人推之，隨所欲運，別以竹為箠，載兩旁，束之以繩，幾能勝三人之力，登高度險，亦覺穩捷，雖羊腸之路可行。余謂兵家可仿其制而造之，行以運糧，止以衛陣，戰以拒馬。若鑿池築城，非倉卒可辦，得此車周遭連比，則人馬皆不能越。或進或退，惟我所用。欲名之曰活城。

柳公度云：不以氣海熟生物，暖冷物。時號善養生者。余異時數蹈之，未知悔也。年逾五十，老形具見，因誦少陵詩云：衰年關膈冷，味暖並無憂。特書坐間以自警。

三孔之先本田家翁，嘗步行入巖谷間。少憩，覺和氣燠然，心甚愛之。已而忘歸，迨暮，家人尋至其地。問故，翁曰：「我覺此山中氣暖與他處異，若我死，當葬於此。」逾年而歿，其家從其言，後遂生司封君，再世而生經甫伯仲，其地今在新淦縣之西岡。

江西人遇元夕，多以人靜時微行，聽人言語，以占一歲之所為通塞。新喻李仲謙為舉子時，是夕行於溪上，見漁者炬火捕魚，其一連呼曰：「裏大有，裏大有。」仲謙聞而異之。其年秋試，更名大有，遂中選。

劉殿院次莊，長沙人，自幼喜書，嘗寓於新淦，所居民屋墻壁窗戶，題寫殆遍。臨江郡

庠有法貼十卷，釋以小楷，他法貼之所無也。所善毛公弼、何君表，皆里中先達，兩家碑誌，多其所書者。